

生产过剩，  
资本过剩；  
环境恶化，  
生态濒危。  
一场超危机  
祸害全球，  
兼以天道不言之言  
示人以病，  
期于危机过后  
人类痛定思痛，  
寻因问医，  
反省自悟。  
而今余以此书  
奉献世人，  
以应救时之需。  
其可为治策否？  
吾不知也。

——作者题记

余元洲 著

# 超经济学

*Economics  
by Yu Yuanzhou*

上海三联书店



余元洲 著

# 超经济学

*Economics*

*by Yu Yuanzhou*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经济学/余元洲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0. 12  
ISBN 978 - 7 - 5426 - 3372 - 9

I. ①超… II. ①余… III. ①经济学—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6964 号

## 超经济学

著 者 / 余元洲

责任编辑 / 冯 征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 //www. sanlianc. com

E-mail: shsanlian@yahoo. com. cn

印 刷 /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20 千字

印 张 / 11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3372 - 9/F · 570

定 价 / 28.00 元

## 前 言

超经济学的定语是“超”。这个“超”字，无论在汉语还是英语（super-, supra-, supre-）中，都有两含义：一是超级，二是超越。所谓“超级”，是“不同于通常”；所谓“超越”，是“不仅限于”。前者倒罢了，后者注定会备受诟病，因为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

即以经济学本身而论，也不会没有反对的声音。不过重点不在超不超，而是不见容于现行的理论，包括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这两大派长期以来相互之间在许多问题上争论不休，但若面对超经济学的挑战，他们可能会停止内斗而一致对外，——共同对付超经济学这个“异端”。当然，由于我是学界小人物，大师们根本不屑一顾的可能性或许更大些。然而，这并不能确保小人物免于批评。

不久前，我就听说有人将“超经济学”概括为“偷借经济学”。这种讲法并没有错，只是不够确切而已。确切地说，超经济学是“超均衡经济学”和“非增长发展经济学”，包括“超均衡”和“非增长发展”两个方面，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所谓“偷借”（stealthy borrowing, or to borrow stealthily），只是实现超均衡和非增长发展的一种手段。打一个不太确切的比方，一个箩筐里面有一百个小圆球对应于一百个圆洞，本来应当是一一对应的，由于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分布不均匀：有的地方一大堆圆球找不到圆洞；有的地方则相反，许多圆洞没有圆球滚进来。这个时候，如果通过人为的力量将箩筐抬起来使劲地摇一摇、晃一晃，每个圆球都会滚到均匀

分布在箩筐底的洞里面去。这种行为叫“偷借”，过程和结果叫“超均衡”。可见，“偷借”两字虽不好听，但它能使超均衡得以实现，社会再生产得以进行下去，总是件好事情。既然如此，含垢也值。

超经济学研究的思维轨迹，或理论逻辑，是这样的：

首先，将起因于2007年美国国内次贷危机而以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为标志所爆发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认定为超危机，理由主要是危机之后的后危机时代美国再也不能继续其消费方式，中国再也不能继续其生产方式，世界经济再也不能继续其增长和发展方式。

接着，就提出了超均衡的解决办法。所谓超均衡，就是要用超级办法去实现均衡、恢复均衡。

然后，论证超均衡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在此过程中，谈到马尔萨斯的“第三者实现论”，因为这个理论将生产阶级“消费不完”而不得不请别人（即地主，第三者，不生产阶级）来“帮忙”消费掉以使社会再生产继续进行的荒谬性突显出来，从而在逻辑上确定了超均衡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继之，谈到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的消费需求理论，先对西斯蒙第的理论作简要介绍，然后落脚到马尔萨斯的说法上，并用自己的语言将其概括为：“富人有增加消费的经济能力，而没有增加消费的自然能力；穷人有增加消费的自然能力，但却没有增加消费的经济能力”。

于是，很自然地就得出了“借富济贫”的理论和政策主张。

由于超经济学所说的“借富济贫”是只借不还的“偷借”，故而不得不对其进行全面的论证。特别是为此而实施的超货币政策，既需要有双层货币制中永不贬值的上币（超货币）加以保护，更需要解决应对通货膨胀的风险问题。因为，央行实施超货币政策时，被偷借的钱（沉淀资金）一般认为是低能货币，而通过增发货币所借出来的钱则是高能货币，这就产生一种可能：本来想偷借100亿元，没想到社会上却增加了1000亿元的货币流通量，由此造成物价总水平陡然上涨。若此，则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针对这种可能的危险,超经济学转而对货币银行学中的货币乘数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1) 存款扩张型货币乘数,及以此为据的准备金调整,意义和作用都有限;

(2) 货币流通量的多少,取决于货币流通速度;

(3) 而一旦将此纳入视野,就发现了一个新的货币乘数,即货币流通速度乘数,进而就需要研究这个乘数,研究其影响和决定因素,揭示其中的一些规律。

进而指出:要借的那个钱已经沉淀了,已经不是一般的低能货币,而是“超低能化”了的低能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不来偷借,即使富者本人动用它,也会产生“低能货币高能化”的现象。另一方面,央行为借富济贫而增发的新货币,本来属于高能货币,但若恰好在危机时实施,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反而像投进了无底洞一样,被“低能化”掉。

这就说明,央行为借富济贫而增发的货币与富人自己动用沉淀资金是一样的,要么都会引起通胀,要么都不会引起通胀,关键取决于在经济周期的何种阶段进行此操作。也就是说,富人自己动用长期沉淀的资金,如果是在危机时进行的话(此种可能性非常之小!),没有问题;如果是在繁荣时动用的话,由于“低能货币高能化”的作用,照样会引起通货膨胀;反之,央行为借富济贫而偷借此款,如果是在危机或萧条时期进行的话,由于“高能货币低能化”的作用,则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研究来研究去,我们发现:在费雪给定的现金交易方程式里, $PQ = MV$  这一公式中的四个因子,一般来说价格  $P$  是因变量, $P = MV/Q$ 。其中,货币量  $M$  和货币流通速度  $V$  是相乘关系,但也正因为如此,既可以互补,也可以互拆:当  $M$  供给增加时,如果  $V$  大幅下降的话,总和的货币供应量仍可能因  $V$  和  $M$  相抵而不增加,甚至减少,以至于物价总水平  $P$  下降,即通货紧缩。反之,当  $M$  减少时,如果货币流通速度  $V$  明显加快,仍可能会抵消基础货币  $M$

减少的作用,而使货币供给总量增加,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使  $P$  上升。

如此看来,在  $MV$  和商品供应量  $Q$  此三者中,最活跃的是  $V$ ,特别具有决定性作用。

那么,  $V$  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超经济学认为,主要决定于支付能力与购买欲望此二者的结合或结合程度。这种结合程度,也就是需求的有效性(the effectivity of demand)或有效化(demand effectization)程度。正是它决定了市场交易的活跃性程度(activity of transactions),从而决定货币流通速度,即货币流通速度乘数。

其中的道理,说来很简单:如果钱捏在不想买、也根本不需要再买什么的人手里,那么,再多的  $Q$  和  $M$ ,也无济于事。这就是危机来临时降低利率及准备金率以增加资金供给、刺激企业生产于事无补的原因所在。当然,假若需求的有效性或有效化程度既定、不变,那么,商品供给量  $Q$  的增加或减少,动态地看,还是会多少影响到物价水平的。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危机持续长了也可能会不治自愈的一个原因。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不采取任何措施,久而久之,超额库存一旦消失,经济危机也是会过去的,不过损失就大多了。

回到刚才所说的话题。如此看来,商品供应量  $Q$  与需求的有效性或有效化程度,是决定通胀与否、通缩与否的主要因素。而在商品供应量既定的情况下,需求有效性(有效化)程度就是唯一或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因此,这个需求有效性或有效化(即支付能力与购买欲望的结合)问题,就成为超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重中之重。

不仅如此,超经济学提出通过《国际工时控制公约》建立“梯形工时制”的主张,可使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失效,亦即显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此消彼长、相互替代关系的现象消失。这就意味着,嗣后,即梯形工时制采纳之后,无论物价上涨与否,非自愿失业都不复存在。此点的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可消除经济危机的最主要

症状,从而为非增长发展创造一项必要的条件。加上其他一系列措施,即可从根本上保证“非增长发展”的现实可行性。

超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和对策建议是:

第一,在非增长发展的理论指导下,将重点放在国民幸福指数和(或)小康指数的提高上,而不再追求GDP增长;

第二,如有通货膨胀之虞,则在财政增税和加强征管的同时,实施“央票国债化”措施,即由央行而不是财政部门面向公众发行公债,以回笼货币,减少流动性。

顺便指出,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荒唐和荒谬在于:偏偏在危机时为救市发行国债从公众那里借钱,繁荣时由于税收增加反而不再需要借钱。超经济学则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繁荣时从公众那里借钱,萧条或危机时则向公众还钱;另一方面,不是由财政部门,而是由中央银行,通过“央票国债化”措施,来借债、还钱(还完所欠旧账之后,全部投入济民事业)。加上“两口袋”、“两钱包”理论,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财政零赤字的前提下进行。

总之,思路理清了,办法多得是。关键是要走出现有西方经济学的误区,摆脱其束缚。只有这样,才能打通新的道路,走出新的天地。

讲到这里,我想在此对我们今天的“丑陋经济学”提一点儿批评。

不过,说我们今天的经济学“丑陋”,这话实际上并不准确。称得上丑陋的,是一些文章,而不可能是经济学这个学科或行当丑陋。我所要批评的,只是那些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标准化论文”。其丑陋可憎、不忍卒读,有如下述:

一没有个性,看不出此一文作者与彼一文作者有任何行文上可借以相区别的特点;

二没有文采,哪怕是最简单、最起码、最朴实的修辞手段也没有,或不敢使用;

三没有人本主义的思想理念,除了干巴巴的技术性语言,还是

千巴巴的技术性语言；

四没有站得住脚的创新性理论；

五没有真正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对策。

其所有的，仅只是一大堆的数字，一大套的数学模型，以及一长串的公式推导。至于其所得出的结论，有时竟至于简单得出奇，是些甚至连三岁小孩子都能不借助于数学模型而说得清的道理。

在笔者的观念中，有一个思维定式，即：数学是工具，而不是灵魂；其可为奴仆，而不能为主人。记得胡寄窗先生生前曾说过，经济学说史上有许多的理论大家是数学高手，但他们却终其一生很克制地使用数学手段，不愿过多地滥用数学，更不像我们今天的一些经济学“家”们这样，提不出理论来就只好以“玩”数字“游戏”为生！今天我国经济学之丑陋，于斯最甚！作为几十年来各类经济学期刊的读者，我发现：当年权威的《经济研究》，十几年来差不多变成了计量经济学或数理经济学学刊的代称！（此种情况，前些年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近年似乎有所好转，而我在这里所提出的批评，则是出于多年的成见，但愿不是纯粹的偏见吧！）

那么，造成上述学术病症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余以为，这原因就在于：一些人的眼睛向外，死盯着美欧经济学家们都讲了些什么，然后将其贩回到中国来，自己也就因此而成为“经济学家”了。记得我1983年在武汉大学经济学系读硕士的时候，一位恩师曾经说过：“中国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都是外国经济学家的学生！”我当时听了还半信半疑，今天想来，可不是嘛。看看当今的一些“海龟”，差不多是从国外“进口”经济学理论的“学术批发商”，个别甚至堪称“买办”！由于我本人或可算一个广义上的“海龟”，中国经济学的种种丑陋，自己也有一份责任。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了，所谓“主流经济学”理论，仍然停留在引进和模仿上！

有一种说法，讲的是：三流的企业出产品，二流的企业出专利，一流的企业出标准。

我认为,这话也适于学术界的情况:三流的学者出文章,二流的学者出成果,一流的学者出范式。

就国家而言,可以这么说:三流的国家,出只能出产品的企业和只能出文章的学者;二流的国家,出只能出专利的企业和只能出成果的学者;而一流的国家,则可以出能出标准的企业和能出范式的学者。

或曰:什么是范式?答案很多,大同小异,不尽一致。我认为,所谓“范式”,简单说就是“话语系统”,即由一系列具有特定等级关系和横向关系的概念、范畴、定理、原理所构成的有机的理论体系。

显然,为要能够出得了范式,就必须提倡和鼓励理论创新,而不是像目前这样地压抑和打击理论创新。而要想出得了创新性的成果,就必须提倡和鼓励个性化的学术成果表述方式,而不是压抑和打击这样的方式。因为,只有创新性的理论成果及其个性化的表述方式,只有这样的成果和表述经过大浪淘沙后的沉淀,才能形成独特和有价值的新的范式。咱们自己的“大教授”之所以长期充当别人的“小学生”,其原因就在于:一直都是在人家所画的圈圈里打转转,形不成自己的体系和范式,当然也就突破不了人家的束缚,不能真正掌握话语权。而这又恰好与盲目崇洋和不遗余力地打压个性化表述方式不无干系!

今天,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虽然仍是发展中的国家,但在经济上已成为一个介于“三流”与“二流”之间而某些方面又接近于“一流”的“半发达国家”,即终于能够既出得了产品又出得了专利,甚至偶尔也出得了标准的“世界工厂”了。

与此相适应,中国的经济学,也必须尽早走出只出文章不出成果或只出成果不出范式的阶段,进入既出得了文章也出得了成果,甚至也能够出一套中国特色学术规范和理论范式的更高阶段。

小时候读书,隐约记得好像是鲁迅先生曾在什么地方讲过这么一个意思:谦虚,只有当人家赞扬你的时候,才有机会和可能表

现得出来。如果人家一个劲地贬斥你、打击你，要谦虚，恐也难。即使克制着不出手还击，也只能用轻蔑的沉默来保持自己应有的尊严，哪有忙不迭自贬、自损和自责的余地？！小人物所处的，就是这样一种境况：辛苦劳作而一无所成，不能对提升我国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有所贡献，甚为惭愧。说来可笑，几十年如一日“夹着尾巴做人”，却表现不出谦逊的美德。岂非骨子里高傲使然耶？

今年9月，我奉命到奥地利圣坡儿坦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短期访学（学术交流）。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讲学，讲授所谓“超经济学”理论，因此有点儿诚惶诚恐。说起来，圣坡儿坦大学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市州联办”（即由圣坡儿坦市政府创办，同时得到下奥地利州财政资助）的微型公立应用性大学，与我在国内所供职的江汉大学一样，属于二类大学，并非国际知名学府。但“奥地利”这个国家的名字，则使我感到非常有趣，也受益匪浅。其中文谐音，有两个意思：其一是“傲地里”，其二是“凹低利”。前者的意思是，骄傲自大，会“傲”进地里去，有生命之虞；后者的意思是，放下身段、低下头来，高标做事、低调做人，以至于“凹”、“低”到不起眼的程度，则会有利、有好处。二者合起来的共同意思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就更使我时时都有履薄临深之感。在人家的地盘和讲堂上讲授自己的不成熟理论，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如果说，此次出国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就是悟出了“奥地利”三个字在汉语的谐音及警示意义，从而认识到了自己一向感觉良好、自视甚高的学问之不足。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的所谓“超经济学”理论差不多是水货，因为缺乏数学的支撑。这与《经济研究》上所发表的过分数理化、过分计量化之丑陋文章正好相反，是谓两个极端，或曰“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都是不对的。也因此之故，在此恳请读者诸君和学界高人予以指点，或作补正，本人不胜感激之至。

作者 2009年11月18日于江大园

# 目 录

前言 / 1

## ● 第一部分:超经济学导论(英文)

An Introduction To Super-Economics

1. Who is Lao Tzu? What is Tao? What is the Taoist Way?  
What is its significance? / 2
2. What is the basis and ess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What is its cause? And what's to be done about it?  
/ 5
3. What is Super-Economics? What is Great Harmony?  
How can we reach the goal of Four Zeros? / 10
4. What is super money? Why do we say it can be used to  
tackle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 11
5. What is Ladder-Like Labour-time System? Why do we  
say it can help us realize the goal of zero rate of  
unemployment? / 18
6. What is super monetary policy? What is super fiscal  
policy? Why do we say they can help us realize the goal of  
zero deficit of a central government's treasury? / 19
7. What is non-growth development? How can it be possible

- in reality? / 23
8. What is super equilibrium and preventive super-equilibrium? How can we manage to carry them out in reality? / 25
9. What is stealthy borrowing? What do I mean by borrowing from the rich to help the poor? Does it lead to Great Harmony? / 29
10. If ever in trouble, Taoist Theory of Law and Taoist Theory of Ways may come to help / 33

## ● 第二部分:超经济学刍论

### 第一章 什么是超经济学? / 41

1. 超宏观的理论视角 / 41
2. 超现实的分析方法 / 43
3. 超经济的对象范围 / 44

### 第二章 经济危机与超危机论 / 46

1. 总量失衡与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 / 46
2.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 / 48
3. 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 50
4. 危机的技术基础 / 51
5. 中文“危机”的含义 / 52
6. 危机后“复苏”与超危机论 / 53

### 第三章 超均衡论 / 55

1. 均衡的概念与局部均衡 / 55
2. 一般均衡与超均衡 / 56
3. 马尔萨斯的实现论错在何处? / 56
4. 马尔萨斯与西斯蒙第的消费需求理论 / 57
5. “第三者实现论”有何意义? / 59

6. 什么是“超均衡”? / 61
- 第四章 超货币与超货币政策 / 65
  1. 什么是超货币? / 65
  2. 什么是超货币政策? / 69
  3. 超货币政策对超货币的依赖关系 / 70
- 第五章 超货币政策与货币乘数 / 72
  1. 存款扩张货币乘数 / 72
  2. 存款扩张与法定准备金率 / 74
  3. 关于派生存款的延伸思考 / 77
  4. 货币流通速度乘数及其概念 / 78
  5. 货币流通速度乘数的测度 / 79
  6. 影响和决定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 / 80
  7. 货币的高能与低能化现象 / 84
- 第六章 超货币政策与超财政政策 / 87
  1. 从央行与财政部“两口袋论”谈起 / 87
  2. 超货币政策服从和服务于超财政政策 / 88
  3. 超财政要求平衡收支而消灭赤字 / 88
  4. 超财政政策操作的要点 / 90
  5. “央票国债化”取代国库券优在何处? / 94
  6. 超财政支出的方向和重点 / 97
  7. 建议建立“国家补助金特别账户”制 / 99
- 第七章 借富济贫之必要性与可行性 / 101
  1. 借富济贫的定义 / 101
  2. 借富济贫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 102
  3. 借富济贫的困难及排除 / 104
  4. 国际层面的借富济贫 / 107
- 第八章 非增长发展理论 / 109
  1. 从1972年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谈起 / 109
  2. “非增长发展”的含义及限定 / 111

3. 世人追求经济增长的理由 / 114
4. 梯形工时制与零失业率 / 116
5. 怎样实现非增长发展 / 122
6. 怎样打破“节俭的悖论” / 124
7. 非增长发展中的预防性超均衡 / 134

## 第九章 大同主义经济及其他 / 139

1. 二重化的哲学根据 / 139
2. 大同主义经济 / 141
3. 大同主义政治 / 142
4. 大同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 / 143
5. 大同主义国际关系和法律体系 / 147

## ● 第三部分：超经济学补论

- 一、略论超经济学理论的意义 / 153
- 二、再生产原理与超经济学 / 154
- 三、论梯形工时制 / 158
- 四、迎接“后危机时代”的来临 / 166
- 五、综合贸易理论与碳关税 / 168
- 六、货币流通加速度原理与超货币的必要性 / 174
- 七、美元吸血与超货币的价值 / 178
- 八、以超货币根除外汇风险 / 183
- 九、超货币与国际货币体制改革 / 188
- 十、就货币二重化与超货币答访者问 / 200
- 十一、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陷阱”解套 / 226
- 十二、关于货币乘数的反思和再反思 / 236
- 十三、人民币升值的看法与办法 / 240
- 十四、类菲利普斯曲线及欧元危机的消除 / 246
- 十五、再论“偷借”或超均衡原理 / 253

十六、走出浪费经济学的误区——兼论“节俭悖论”之谬 / 258

● 第四部分：小康走向大同略论

- 一、和谐社会论的要义和意义 / 263
- 二、科学发展观的意义和要义 / 265
- 三、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 / 267
- 四、幸福指数及其合成 / 269
- 五、小康指数及其意义 / 273
- 六、和谐亚洲与和谐世界 / 278
- 七、亚洲整合的方略与路径 / 283
- 八、现实趋向与大同的契合 / 289

● 第五部分：附录

- 附录一：一个学者的信访经历(略) / 293
- 附录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典让法草案(建议稿) / 294
- 附录三：两岸商签经合协议其难何在? / 305
- 附录四：两岸经济合作协议(学者建议稿) / 313
- 附录五：东北亚联盟宪法条约草案(学者建议稿) / 318
- 附录六：《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北京议定书”草案(学者建议稿)  
/ 324
- 附录七：略论“节俭正论”的要义 / 326
- 附录八：综合贸易理论的精要 / 328
- 后记 / 330

# **第一部分：超经济学导论**

## **（英文）**

### **An Introduction To Super-Economics**

**— A Paper Prepared for Lectures Given at St.  
Polten University in Austria**

(Sept 28 to Oct 26/2009)

**Yu Yuanzhou**

Boys and Girls, Ladies and Gentlemen, Dear Friends:

I'm a Chinese scholar. My name is Yu Yuanzhou. Last week, I gave a lecture to the MA and MBA students in your university. On invitation of Professor Max M. Schlereth, I've come here. I am very glad to be with you, for an advanced class as they say. I, first of all, want to express my hearty thanks to Professor Max M. Schlereth for giving me such a chance, such an opportunity, to share my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field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with all of you, because you are senior students already majoring in finance and have your own ideas in making a judgement of what you hear of. I wish you could enjoy my work, but if you can give me a criticism, that might be even